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984期 |
2023年10月8日 星期日
首席编辑:吴南瑶
视觉设计:戚黎明
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星期天夜光杯

传来挪威“新易卜生”约恩·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之际,想起13年前与他在上戏的见面,当时就得知他快要得诺奖了;想起2014年与莫言小说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及其丈夫、创作过《诺贝尔文学奖传奇》的万之,以及曾被诺贝尔文学奖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授予“瑞典学院银制奖章”的前辈、上海出版人邵敏一起聊过的“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”……结论,正如在上戏读书时就得到的教诲: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编剧。

2010年10月26日,他的戏剧处女作《有人将至》在上戏新空间上演,我提前几天去采访他。当时,他的头发还没有全白,也没扎起来;膀大腰圆,脸红扑扑的,却时常露出害羞的表情。

正如地广人稀的北欧,人与人之间的“安全距离”在3米以上,我们在上戏仲彝楼一楼的会议室里,分坐会议桌的两头,才可以开始聊天。他的作品,是由上戏李婴宁教授推荐给曹路生教授的。最初,由一位卑尔根大学的教授提供了英文版。本科在上外、跟着荣广润教授读研究生的邹鲁路,翻译了福瑟的

剧本。邹鲁路是个高瘦的女生,长发披肩,在采访现场做英语翻译。

当时,还把福瑟的名字约恩“Jon”翻译成“约翰”,在挪威语里,“Jon”相当于英语里的“John”。他坐在会议室一头的时候,甚至不会把双手搁在桌面上,只是双手交叉,偶尔搓搓手。当时,孙惠柱教授就这样介绍他:“他被北欧文学界公认为当代最具有竞争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新易卜生。”之所以介绍他为“新易卜生”是因为当年3月20日,他刚获得国际易卜生奖——这是挪威2008年起设立的表彰全球戏剧人的奖项。

1 在大都市剧场里看到峡湾的孤独

不过,福瑟与易卜生的“社会问题剧”的路子完全不同——《玩偶之家》里出走的娜拉,作为经典人物形象,探讨的是人乃至女人,与社会的关系。而福瑟的剧作,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近几年,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戏,一旦听到“峡湾”这两个字,就知道一定是在上演福瑟的作品。夜晚,峡湾、激流、风暴,把窗户吹开,如风帆一般的窗帘,是其剧目中常有的意象。他的剧作有一种北欧人面对大自然时特有的深入骨髓的孤独。他的剧作也有一种高度的凝练,没有那么具体的人,只有男人、女人——乃至可以成为第三个角色的大自然里的神秘力量。

福瑟只有在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时才不显得寡言:“《有人将至》的要素,是一个男人、一

个女人和害怕。两人成了一对,就害怕第三者、害怕各种可能被拆开来的因素。”剧中,深爱女人的男人划着小舟前往他向往的峡湾;剧终,男人也没有返回家中……拆散一对璧人的从来都不是“不爱”。他的文字敏感、细腻、脆弱、纠结、彷徨、真切,与他的外表高大、敦实、憨厚、淳朴、害羞、沉静,形成巨大反差。现在想来,《有人将至》在上戏新空间进行了中国首演,首演导演是上戏教授何雁。如今,何雁已经成为中国导演福瑟作品最多的人。除了《有人将至》之外,还有《死亡变奏曲》等。

因为戏剧,福瑟被介绍到中国上海。因为邀请方总是上海戏剧学院,所以他多次来上海都是因为戏剧。最初,他的作品在上戏上演,后来则时常在上海话剧中心上演。上海对于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,让他这样与大都市几乎绝缘的作者,也能在国际文化大都市里拥有观众。在大都市的剧场里看到的峡湾的孤独,可能比身处峡湾的孤独,更孤独。

13年前,与约恩·福瑟聊他的戏剧处女作

◆ 朱 光 ◆



陈安娜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瑞典翻译家,把莫言、阎连科、苏童、余华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。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,流传在北欧的瑞典语版小说,都是陈安娜翻译的。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——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,母语自然是瑞典语,能通过陈安娜的译本,更好地理解中国小说文字里的乡土韵味、民间传说和另一片博大精深的精神土壤。我2014年遇到她和万之之际,她正在发愁如何把“我不是潘金莲”翻译成瑞典语。“潘金莲”,在瑞典语里没有可以直接对应的词。

当评委面对的是非瑞典语、挪威语(这两者语言的差异就好比长三角地区的方言差异)等“母语”之际,他们就首选作家的母语版本和英语版本来对照着读。例如,候选人中如有没有被翻译成瑞典语的法国作家作品的话,那么瑞典评委就同时阅读法语和英语版。可想而知,当然是阅读母语更没有理解障碍。

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里学的是中文,虽然是被“调剂”的,但是她乐在其中。后来,她遇到了中国丈夫万之——也是一

2 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

位文人,撰写了《诺贝尔文学奖传奇》一书。他曾经在北京办刊物,与我的老师宫宝荣在中戏读研究生时住同一个宿舍。

不过,让我能采访陈安娜与万之的,倒是我十几岁时就熟识的前辈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邵敏——他与中国作家圈有着深厚的友谊。我们四人在一起,就难免探讨——诺贝尔文学奖会给出怎样的作家?这三位都与诺贝尔文学奖走得最近的人表示: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。“文学是入学”这句话没错,当一部作品挖掘出看似不可能但看完后令人信服的人性之际,它的评价就会更高。当坐在上海的剧场里也能感受到挪威峡湾寒风凛冽的孤寂,就属于这种“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”。这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精英阶层的小说家只能在精英阶层里获得共鸣,却“自大”到觉得凭啥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在原因。



■ 2010年10月约恩·福瑟与导演何雁在上海留影 作者提供

在上戏读戏文系,亦即编剧专业的时候,老师就让我们给所有文学体裁按难易程度排序。最难的是剧本;第二难的是论文;最简单的是日记,比日记难一点的,可以是小说,也可以是随笔。因为剧本,尤其是话剧剧本需要符合“三一律”——亦即,在同一地点的24小时内交代同一事件的前世今生,参考《雷雨》。论文和剧本,不能“脚踩西瓜皮”——前者,必须字字干货有出处;后者,必须字字可信又有想象力。字字可信,是让观众或读者感觉“说中了我的心事”;有想象力,是指说心事的方式要有独创性。

其秘诀,在于文本的结构能力。中国一些中年小说家以偶数章节交代线索一,以奇数章节交代线索二的“结构”,貌似独创。但是在西方,刚出道的小说家就在同一章节里,以倒叙、插叙,形成悬念、推进故事情节了,如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女作家萨莉·鲁尼2018年出版的小说《正常人》,2020年直接被BBC改编搬演成电视剧,风靡全球。

这是根植于东西方审美差异,形成的认知差异——西方重文本结构,东方重美学意境,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,大部分人觉得文采卓然更重要,而其实叙事方式亦即结构也相当重要的原因。西方文学体系里,天下故事无非36种,都被莎士比亚说完了,所以说方式的故事更重要。编剧,都知道这一点。

这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更偏爱编剧的根本原因。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·汉德克,代表剧作是《骂观众》,全剧旨在骂跑剧场里的每一个观众。

3 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编剧

汉德克也是德国著名导演维姆·文德斯的御用编剧,《柏林苍穹下》《天使之城》都是他们的联袂佳作。2010年获得易卜生奖的福瑟则很欣赏他,曾预言汉德克会得奖。

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,也是电影编剧,《别让我走》《告别有情天》《伯爵夫人》都是他的代表作。人人熟知的英国作家萧伯纳、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、法国小说家加缪、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等,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剧作家。英国剧作家哈罗德·品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他的《足迹》(《Sleuth》2007版)由迈克尔·凯恩和裘德·洛主演,两个男人斗智斗勇的戏码,也有舞台剧版本。上海话剧中心也上演过中文版。

符合这一高感性与高理性并存的文字写作,无疑是最难的,也是最吸引人的。福瑟获得诺别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称:“他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之事物发声。”看了他的戏剧,就可以理解,他那具有高度概括性的“一个男人”“一个女人”这样的角色——浓缩了所有男人、所有女人的共通情感,让带着挪威海风的孤寂,在舞台上弥散开来……直至侵入观众身心。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984期 |
2023年10月8日 星期日
首席编辑:吴南瑶
视觉设计:戚黎明
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星期天夜光杯



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

位文人，撰写了《诺贝尔文学奖传奇》一书。他曾经在北京办刊物，与我的老师宫宝荣在中戏读研究生时住同一个宿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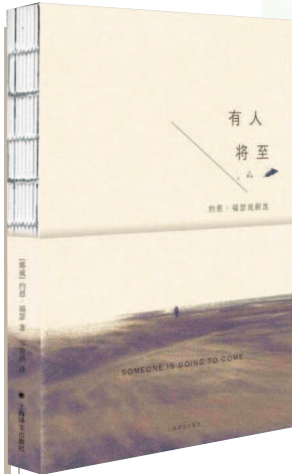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让我能采访陈安娜与万之的，倒是我十几岁时就熟识的前辈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邵敏——他与中国作家圈有着深厚的友谊。我们四人在一起，就难免探讨——诺贝尔文学奖会给出怎样的作家？这三位都与诺贝尔文学奖走得很近的人表示：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。“文学是人学”这句话没错，当一部作品挖掘出看似不可能但看完后令人信服的人性之际，它的评价就会更高。当坐在上海的剧场里也能感受到挪威峡湾寒风凛冽的孤寂，就属于这种“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。”这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精英阶层的小说家只能在精英阶层里获得共鸣，却“自大”到觉得凭啥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在原因。

13年前，与约恩·福瑟聊他的戏剧处女作

◆ 朱 光

传来挪威“新易卜生”约恩·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之际，想起13年前与他在上戏的见面，当时就得知他快要得诺奖了；想起2014年与莫言小说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及其丈夫、创作过《诺贝尔文学奖传奇》的万之，以及曾被诺贝尔文学奖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授予“瑞典学院银制奖章”的前辈、上海出版人邵敏一起聊过的“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”……结论，正如在上戏读书时就得到的教诲：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编剧。

2010年10月约恩·福瑟与导演何雁在上海



在大都市剧场里看到峡湾的孤独

2010年10月26日，他的戏剧处女作《有人将至》在上戏新空间上演，我提前几天去采访他。当时，他的头发还没有全白，也没扎起来；膀大腰圆，脸红扑扑的，却时常露出害羞的表情。

正如地广人稀的北欧，人与人之间的“安全距离”在3米以上，我们在上戏仲彝楼一楼的会议室里，分坐会议桌的两头，才可以开始聊天。他的作品，是由上戏李婴宁教授推荐给曹路生教授的。最初，由一位卑尔根大学教授提供了英文版。本科在上外，跟着荣广润教授攻读研究生的邹鲁路，翻译了福瑟的剧本。邹鲁路是个高瘦的女生，长发披肩，在采访现场做英语翻译。

当时，还把福瑟的名字约恩“Jon”翻译成“约翰”，在挪威语里，“Jon”相当于英语里的“John”。他坐在会议室一头的时候，甚至不会把双手搁在桌面上，只是双手交叉，偶尔搓搓手。当时，孙惠柱教授就这样介绍他：“他被北欧文学界公认为当代最具有竞争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新易卜生。”之所以介绍他为“新易卜生”是因为当年3月20日，他刚获得国际易卜生奖——这是挪威2008年起设立的表彰全球戏剧人的奖项。

不过，福瑟与易卜生的“社会问题剧”的路子完全不同——《玩偶之家》里出走的娜

拉，作为经典人物形象，探讨的是人乃至女人，与社会的关系。而福瑟的剧作，探讨的是人，与自然的关系。近几年，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戏，一旦听到“峡湾”这两个字，就知道一定是在上演福瑟的作品。夜晚，峡湾、激流、风暴，把窗户吹开，如风帆一般的窗帘，是其剧目中常有的意象。他的剧作有一种北欧人面对大自然时特有的深入骨髓的孤独。他的剧作也有一种高度的凝练，没有那么具体的人，只有男人、女人——乃至可以成为第三个角色的大自然里的神秘力量。

福瑟只有在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时才不显得寡言：“《有人将至》的要素，是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和害怕。两人成了一对，就害怕第三者、害怕各种可能被拆开来的因素。”剧中，深爱女人的男人划着小舟前往他向往的峡湾；剧终，男人也没有返回家中……拆散一对碧人的从来都不是“不爱”。他的文字敏感、细腻、脆弱、纠结、彷徨、真切，与他的外表高大、敦实、憨厚、淳朴、害羞、沉静，形成巨大反差。现在想来，《有人将至》在上戏新空间进行了中国首演，首演导演是上戏教授何雁。如今，何雁已经成为中国导演福瑟作品最多的人。除了《有人将至》之外，还有《死亡变奏曲》等。

因为戏剧，他被介绍到中国上海。因为邀请方总是上海戏剧学院，所以他多次来上海都是因为戏剧。最初，他的作品在上戏上演，后来则时常在上海话剧中心上演。上海对于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，让他这样与大都市几乎绝缘的作者，也能在国际文化大都市里拥有观众。在大都市的剧场里看到的峡湾的孤独，可能比身处峡湾的孤独，更孤独。

在上戏读戏文系，亦即编剧专业的时候，老师就让我们给所有文学体裁按难易程度排序。最难的是剧本；第二难的是论文；最简单的是日记，比日记难一点的，可以是小说，也可以是随笔。因为剧本，尤其是话剧剧本需要符合“三一律”——亦即，在同一地点的24小时内交代同一事件的前世今生，参考《雷雨》。论文和剧本，不能“脚踩西瓜皮”——前者，必须字字干货有出处；后者，必须字字可信又有想象力。字字可信，是让观众或读者感觉“说中了我的心事”；有想象力，是指说心事的方式要有独创性。

其秘诀，在于文本的结构能力。中国一些中年小说家以偶数章节交代线索一，以奇数章节交代线索二的“结构”，貌似独创。但是在西方，刚出道的小说家就在同一章节里，以倒序、插叙，形成悬念、推进故事情节了，如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女作家2018年出版的小说《正常人》，2020年直接被BBC改编搬演成电视剧，风靡全球。

这是根植于东西方审美差异，形成的认知差异——西方重文本结构，东方重美学意境，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，大部分人觉得文采卓然更重要，而其实叙事方式亦即结构也相当重要的原因。西方文学体系里，天下故事无非36种，都被莎士比亚说完了，所以说方式的故事更重要。编剧，都知道这一点。

这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更偏爱编剧的根本原因。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

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编剧

地利剧作家彼得·汉德克，代表剧作是《骂观众》，全剧旨在骂跑剧场里的每一个观众。汉德克也是德国著名导演维姆·文德斯的御用编剧，《柏林苍穹下》《天使之城》都是他们的联袂佳作。2010年获得易卜生奖的福瑟则很欣赏他，曾预言汉德克会得奖。

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，也是电影编剧，《别让我走》《告别有情天》《伯爵夫人》都是他的代表作。人人熟知的英国作家萧伯纳、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、法国小说家加缪、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等，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剧作家。英国剧作家哈罗德·品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他的《足迹》（《Sleuth》2007版）由迈克尔·凯恩和裘德·洛主演，两个男人斗智斗勇的戏码，也有舞台剧版本。上海话剧中心也上演过中文版。

符合这一高感性与高理性并存的文字写作，无疑是最难的，也是最吸引人的。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称：“他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之物发声。”看了他的戏剧，就可以理解，他那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“一个男人”“一个女人”这样的角色——浓缩了所有男人、所有女人的共通情感，让带着挪威海风的孤寂，在舞台上弥散开来……直至侵入观众身心。